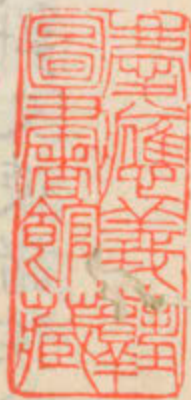


艮齋文稿

九

有
1030

封內廣挾錄序



封建之制乃聖人公天下之心而國勢之強莫大焉
然得其宜則治失其宜則亂是以三代衆建諸侯而
少其力大者不過百里小者僅五十里同宗異族星
羅碁布于九州之內而天子乃以千里之地百倍之
衆鎮撫之強幹弱枝寔得其宜矣周道衰諸侯力爭
分為十二合為七國是則微王不德所致非封建之
失也秦懲其弊廢諸侯置郡縣以天下為一人之私
二世而亡漢矯其枉立宗子封功臣而大過聖人之
制故叛者如螳毛而起柳宗元觀其如此以為封建

非聖人之意豈通論也哉。吾邦封建之制始于鎌倉源公成于足利氏盛于織田氏豐臣氏其得失之迹亦可見矣。鎌倉源公對功臣甚小而將士皆能用命無分裂割據之憂其制頗得焉。迨足利氏則宗室勲臣皆受大國連數城甚者至有天下六分之一是以尾大不掉叛亂相尋以至于亡。織田氏嗣興志業未成而歿豐臣氏承其餘烈不惜土地鼓舞天下之豪俊故不數歲戡定海內而雄藩鉅鎮殆過足利氏遂亦致尾大不掉之憂此皆不得其宜者也。惟東照公衆建諸侯而不侈其封又使諸侯分封其子

弟凡天下襟喉要阨之地皆置內諸侯守之其他內外諸侯參錯而建國犬牙相交形束壤制邦君莫敢有異志蓋其所以立制度者內以監于鎌倉以來得失之迹外以參于三代聖人之制漢廷名臣之言咸從其宜而斟酌焉。封建之制至此大備矣。是以四海寧靖民不見兵革二百餘年雖三代盛時曷能過焉。試使宗元觀之吾知其感歎咨嗟自悔其言之不當也夫。

東照公纓風沐雨百戰而定天下又盡心思以立萬世不拔之制其功德與天地罔極然非察于制度之

續密孰知

東照公用心之深哉非觀于諸侯興廢沿革之迹又孰知善之當勉而惡之當懲哉

幕朝世臣飯田

君子雄嘗欲究諸侯封地之廣狹以成一書但數百年間有遷徙焉有支封焉有增減焉有削除焉紛紜轆轤不可分疏君悉邇其流討其源竭數十年之力始克成編名曰封內廣狹錄於是侯國之大小與夫遷徙支封增減之迹瞭然如指諸掌誠為經世有用之書矣昔白石新井先生著藩翰譜叙諸侯勲閥世系頗為精詳此編所載與之相為經緯俾讀者知

東照公制度之密賞罰之正而勉善戒惡之心油然而生焉其功豈曰小補之乎哉令弟大原君命之深喜其成以簿書叢劇之餘親寫一部字畫端整無毫髮差誤其友于之情亦厚矣頃者授信為之序信不得以謏陋辭因畧叙封建得失之迹寘諸卷首云

○書法摘要序

竹坡馬塲君嘗著書法摘要若干卷古人秘訣悉萃
焉今茲先取李陽冰翰林密論鏤諸版餘則將續刻
焉授予以首簡予天下拙書也而序之是代大匠運
斤也敢辭君不許乃漫為之序曰書法其猶規矩乎
天下之方者圓者楸者弇者萬不同而梓人執規矩
蒞之無不可為者矣雖然鎚工所用此規矩也大匠
所用亦此規矩也而巧拙良楮不翅天淵之相懸何
耶輪扁所謂得於心應於手有數存於其間魯固非
言詮所能傳惟可以意會而神領之矣李氏密論乃

臨池規矩也。舉天下萬殊之字，無一遁其法焉。學者精究之，何字不可書。獨至于天機流動之妙，則非夫心手相應，沛然乎法之外者，曷克爾哉。然不繇其法而欲臻其妙，猶捨規矩而歸器，雖工倕魯班莫能為也。且書心畫也，尤當養心。王右軍矯矯風節為典午一代偉人，故其筆翰冠絕古今。褚河南、顏魯公、柳少師之徒，亦皆一時名賢，觀其書可以想見其風采矣。彼心術不正、人品不高，而猶以善書聞者，君子不貴焉。蓋養心者道也，繇法者技也。技雖精而非得道，無以神之。此又可弗深長思乎？第予不能書而徒言之。

君應局局然笑其僭妄。然君忠厚有氣節，不肯曲意以媚世。所居衡宇蕭然，水竹清幽，門外塵賢風馬不相及也。故其書適美而蒼勁，能得柳少師、蘇長公筆意。蓋亦邃於養心者矣。必不至河漢吾言也。

○恬齋小稿序

予少時僑小川街與恬齋井戶君相隣因得辱交誼
屢過從輒置酒論史或賦詩以遣興令弟董烈君賢
嗣浩齋君亦見愛遇時予一貧如洗老屋徒四壁立
耳君父子甚憫之交口推獎以是生徒稍稍聚遂得
成家其德弗可誼也相去三十年矣君之鬚髮漆黑
者已變為雪賢嗣之未齋者已抱數子令弟之娟好
可愛者已化為異物而予亦頽然以衰矣其仍舊者
獨交情耳君襟韻瀟灑好學喜讀涑水通鑑酒間歷
舉史事纚纚如串珠吟吐尤清新無一腐套語然不

欲與世之以詩噪者爭名，惟自適其適，不肯輕示人也。尊甫董九如先生，以繪畫鳴一時，令弟受其傳燈，而君亦善畫梅，觸興一揮，清馨拂拂，自指間流溢，賢嗣亦好學，精于文辭，三世書香，風流輝映，實纓弁中所罕比也。且廩有餘粟，庭有泉石，官閑無事，得專寄意於詩酒，子女婚嫁已畢，內外子姓成群，問老候安，亦足以自娛，而齡近七旬，甚健，飲啖如少壯人。天朗氣清，輒去垂綸于荻浦蓼灣之間，以老漁師自居。視世之僕僕爾趨勢就熱，伺人之嘖笑而為欣戚者，不屑也。今茲自選舊稿為二卷，皆清新可傳者，其中有

與予唱和之什，快誦至此，忽追憶年少情事，愴然如老婦覽鏡而歎。況交游三十年，至今不渝，尤不能無俯仰感激之意，詎可與他人詩稿胡越不相關者，概視之哉？故僭加評點，而又為之序。



推以為射鵰手酒酣耳熱談古豪傑事傲然睥睨一世時有鈴木宗觀者與伯實最相親亦醫中豪士也後伯實以奇節殞宗觀以老病歿而予亦髮種種矣俯仰今昔能無愴然翁即宗觀之門人伯實之詩友意其平素往來酬倡受淬礪不少故才筆新穎殆拔戟成一隊者而予乃以恒醫視之此真皮相之見甚可愧耳誠道顧能梓而傳之使翁不朽於世其忠厚有足嘉者故為叙其畧并志懷舊之感云

孟子井田釋序

天下之勞苦艱難者惟民為尤甚寒耕熱耘手稼足胝奉租稅供徭役終歲不遑寧處故先王愛民如赤子凡井田學校禮樂政刑之設莫非撫綏而教導之也周道衰王政廢降而迄于戰國天下大亂時君世主惟攻伐是務頭會箕歛浚削生民之膏血不復知留心於民事世之學士顧乃濟之以霸術功利之說是猶抱薪救火羸盜糧而借寇兵其說益熾其禍益烈天下之塗炭至此極矣孟子獨慨然欲行唐虞三代之道其言必以仁政為先而施仁政之本則以井

田學校為要當時諸侯雖不能用其言而百世之下
尚得藉焉以知古先聖王治天下之法韓子所謂功
不在禹下者豈虛辭也哉第先儒解釋紛紜轆轤竟
難一定況較之吾邦田制茫乎不可的知則先王之
良法前哲之微旨安得精通而明辨之邪水府藩士
友部君好正好學有器識嘗為縣令知稼穡之艱難
審生民之利病讀孟子有感焉因著井田釋二卷折
衷諸家之說附以所見又參諸吾邦田制以究其卦
數多寡之數於是先王之良法大賢之微旨粲然可
觀其用心於民事可謂深且厚矣然好正之意非謂

可行諸後世也將以明先王治民之法焉耳矣蓋時
異勢殊井田之制雖美而漢土且不能行況於吾邦
乎為人主者誠能原先王之意而不拘其迹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田不必井授也稅不必什
一也兵農不必合併也因其地而經之隨其宜而理
之斯可以躋斯民於郅隆之治而一夫莫不獲其所
矣若夫謏謏焉拘古人之陳迹而不顧時勢之宜雖
純乎行井田之法適足以亂天下耳但本立而道生
焉經定而權行焉苟不知先王之良法前哲之微旨
又烏得通乎天下之宜而斟酌之然則斯書所釋乃

王政之大本大經而運用之妙存乎其人者也歟

論語志疑序

論語註釋無慮數十家而莫精於朱子集註第聖賢之微言奧旨固非一人所能定訓詁名物度數之類又不易詳究朱子雖賢安得保其絕無紕繆乎世之信朱子者輒回護調停曲為之說無乃阿其所好歟朱子以大公之心釋聖經何嘗拒後人容疑况其大者既同其小者雖有不同無其為同也不信朱子者不察其精意所在肆臆橫議群然叢刺如矢之集於的無乃誣先賢歟獨佐野君所著則信其可信疑其可疑或取古人之說補之或叙所見以議之雖間有

得失焉而大抵持論公平不阿不誣謂之朱子之諍
子可矣去年携來江府就予是正且請弁一言予勿
劇未能悉加訂定而君之轅已西矣急濡筆序之天
保壬寅歲清和月題于江府麴溪春夢樓

○富士山圖序

予嘗讀名山勝槩記凡峨眉天台鴈蕩之勝皆怪奇
雄峻不可殫狀然求其矗然自平地起壁立數千仞
三峰秀麗八面玲瓏若吾富士山者無有也後又讀
職方外記西域聞見錄諸書大山雖多而亦莫能肖
富士者則知茲山洵為宇內之尤物矣豈非造物者
委靈鍾秀于東海之表以為神州之巨鎮使吾國
祚維持鞏固亘萬世而不可拔也歟便欲一登覽焉
而人事卒卒願莫之遂檀森齋小泉翁襟韻蕭散善
繪畫嘗登富士山親寫其真分為二十餘幀展玩之

間忽而危巖聳焉絕陁懸焉忽而三峯起焉雲煙生焉忽而夜半日出暘谷海水皆作胭脂色忽而極峯造巔天風冷然呼吸通帝座凡山中怪奇絕特之觀不下席而玩之誠奇筆也昔司馬遷登龍門探禹穴謝靈運柳子厚皆名山遊雖遐陬僻邑莫不探討况乎吾富士近在東海孔道之側而其秀麗又漢土所不有世之儒生文人宜無不登焉而能振衣於其巔者鮮矣蓋山絕高危險故人憚攀之其不憚焉者或有官而不暇及也今翁親貌之又繡諸梓使世之夢寐而能登者一開卷便置身於三峯八葉之間其勒

功於名山匪淺也故予樂序而傳之

○悔齋遺稿序

竹村伯實夙入述齋林公之門以詩受知遇而賢嗣
樞宇公愛之殊厚有故徇奇節宰木已拱矣樞宇公
每思其才弗釋為刻遺稿二卷上卷伯實少時所手
定下卷則公就其亂稿而撰錄之刻成命信為之序
信不文固不足承茲命第與伯實契尤深安不得標
其素行耶伯實頎然長身眼光炯炯射人少時頗負
氣不檢細行而好讀書尤工於詩及長大有所悔自
號悔齋於是砥礪名節沈涵經史而詩又加進焉初
學蘇陸後喜韓最後出入黃陳之間體格屢變筆力

彌高而有一種雄邁跌宕之氣流溢其間一時名匠鉅儒皆推為射鵰手云林公別墅在城北谷中村公每宴賓僚於此輒未嘗不召伯實雖公或阻事不赴伯實未嘗不到焉墅有老桂樹大數十圍伯實酷愛之花時必往觀終日盤桓其下賦詩自娛多為警拔其居嘗燬于火朋友爭來吊伯實笑曰是可賀不可吊也因與信地坐劇論太極欲定鵝湖未了之案曾不問家具存亡社友相傳為佳話其脫俗率類此天性忠鯁屢以直言忤權臣遂致非命其就死也從容畫蘭題句蓋寓意也嗚呼使伯實尚在其詩必當追

配古人揚挖一代風雅豈不惜哉每與公談及之未嘗不慨然悼奇才之不可復得也雖然伯實忠壯長存於都人口碑而公以天下儒宗又訂選遺稿伯實死不朽矣而信亦得掛名姓於其中非深幸邪故不敢以不文辭略叙行事俾讀者知其風節如此

中村中叟先生六十二壽序

天保丙申歲中叟中村先生壽已杖國矣令弟信齋
君暨諸門人作詩若文賀之後二年予始得與信齋
君定交屢造其廬君謂予曰吾甚欲得先生一言以
壽家兄未審古人有賀六十二者乎予曰明人韓襄
毅集有賀六十五詩清人汪堯峯有壽七十二文古
人固不拘成數也況予於先生尤不可不賀者有焉
予久患鼻痔就都下諸醫療之三年不痊意常忽忽
不樂會聞君精瘍科請治君奏剪刀於鼻孔狹窄之
中截斷贅肉恢恢乎如匠石運斤成風斲鼻端之望

而不傷僅八日而痊夫三年之久服餌之多百方攻之而不愈者君乃一朝除之雖古名醫何以過之洵可謂天下之奇術矣君笑曰是何足奇吾惟得其道耳至若家兄則學博術精非吾所及也於是予益驚夫醫之為術除生民之疾苦躋之於壽考之域仁莫大焉然不得其道匪獨不能除其患反付人命於管芥焉惟若先生昆季而後可以為仁術宜乎膺天之寵靈齡踰六旬飲啗笑語如壯男子此豈偶然哉因感自古以來天下之憂生民之疾苦亦多矣使庸相因仍姑息以撫之循以靡之不肯為迅激振盪之事故治之紛更政事壞亂紀綱雖經數十年之久天下徒

受其害而不見其利及良相出而治之則肅整紀綱廓清弊

痛未數年而百度一新風俗丕變上以壯國家之元氣下以除生民之疾苦其巧拙遲速之相懸不啻天淵是無他得其道而已矣昔者醫和彫晉侯之疾退而見趙孟論事君治國之要卓然有進於技者矣今先生良醫也必有醫國之方必有濟世之策而世蓋莫之知也故予舉此以為壽言若夫神仙龜鶴之辭則子弟門人頌之詳矣奚待予言

送永山政時歸加州序

余無似固不足為人師而世不之察來受業者衆矣然志篤而行醇累數年不敢少懈若永山政時者實不易遇也今茲四月將歸加州請得一言以自勗余甚愛其為人烏乎不告古人云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蓋今之學者距聖人既餘數千年矣聖人不復見而其道則四書五經備焉第其言語文章簡與不易通苟非取群經而博觀焉旁通焉以達于訓詁審于文義究其理趣所蘊則聖人之道不可得而見矣然喜博者汎濫于章句支蔓于文辭馳騁于諸

子百家漫無統紀故雖博辯閎通纒纒乎無窮而於道無所得焉此固不免乎雜其以約為事者惟用力於四子及後賢一二語錄而其他群經諸史皆束之高閣故雖若擘肌析理極盡精密然訓詁文義皆憤憤不能辯而多偏枯狹隘之弊此亦不免於陋因竊以為讀書之法當以四子五經為主而先秦古籍及歷世史書又頗加淹貫凡訓詁之同異文章之變化與夫義理之精粗粹駁制度名物之沿革得失參稽推究以通于天下之故而行諸身措諸事業秩乎其有序也粲乎其有文也充充乎其有所得也其亦庶

乎博約得其方而馴致于聖人之道矣政時年壯氣銳才足以運之力足以行之苟勉而不已則博約並至而遂升聖人之堂沛乎孰禦焉政時其勉之以副吾所期可也

子而求其無能記故雖其間直雖其平無窮而於
道有所得其此固不免乎難其以爲高事者惟用力
於四子及後賢一二語錄而其餘群經諸史皆束之
高閣故其若輩凡其理趣盡精宏然則詰文義皆精
情不難而多偏枯狹隘之味此亦不免於陋因竊
思爲讀書之法當以四子五經爲主而先秦古籍及
吾儒諸書亦須如法讀此則結之同異文章之變化
聖而道復聖人之意亦平應而致其神其妙之極
雖古之遺聖之文亦足以爲其神而不可損其神
乎此則其意亦不而固其意大之蓋其神亦神也

○攬勝亭記

天下山水之勝可愛者多矣然達官之士貪權勢戀
富貴至鐘鳴漏沈而猶不知退休邱園者固不足貴
也幽人逸士果於忘世盤桓屏營于山林之間而不
肯以蒼生爲念者亦不足貴也惟豪傑之士進則都
將相之位振我力於一世退則娛情山水超軼于風
塵之表俯仰無愧于心出處各適其宜此乃天下之
所崇重歆慕而寥寥千載不過范蠡張子房數人耳
然皆不幸遇雄猜之主惴惴然惟恐首領之不能保
故其奉身而退亦出于憂讒懼禍之餘孰若君臣一

德明良相遇進退綽綽有餘裕也哉會津老職蒙齊
丹羽君德器深宏才兼文武敷歷諸職藩侯知其可
大用文化中東陞有魯西亞之變官命侯防之
即擢爲將帥戍唐太嶋當是時昇平日久民不見兵
革連州騷然君提數千之兵涉窮髮沍寒之境號令
整肅旗幟精明毅然有名將風矣北虜震懼不敢復
窺邊陲後又戍相州以備外寇君總督師衆訓練經
畫極精嚴遂晉老職理政務德惠敷施聲望益隆既
而告老辭也營別墅於城西柳原村構一亭其中翫
山水哦風月不復措意於世務可謂豪傑之士矣蓋

君以文武才畧而資之以忠誠上爲明主所知下爲
臣民所信進則得以展其抱負退則得以娛其性靈
外有優待之榮而內有無讒毀之憂較之范蠡子房諸
賢吾未知其材力孰優然遭遇之美則遠過之矣豈
非天下之至幸也邪會津多奇山水而茲亭又聚其
勝峻峯怪嶺平林綠野悉爲籬壁間物因分爲十景
而謂之攬勝者述齋林公之所命云頃者賢嗣親卿
君介海老名叔尚屬予爲之記予固歆慕君之爲人
故舉其出處之大者以爲記若夫山水之美十景之
詳則異時儻得親睹之雖老矣尚能爲君賦之

目俱亂委靡頽敗奄奄無氣息奚足以任天下之大
事哉嗚呼物欲之害人慘於刀戟烈於洪水猛獸苟
非明睿以燭之剛健以遏之則未受其害者幾希矣
惟君子知其然也故夙夜自強不息博學以窮理力
行以進德戒懼惕勵兢兢然如履虎尾如奉槃水不
敢使物欲參其間然後可以全其德而任天下之事
矣故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聖人之旨深矣哉長
州內衛帥益田君子貞溫厚而清廉好讀書最用力
於經術一藩皆敬而愛之嘗扁其室曰健齋去年祇
役江戶從余受業因求為之記余謂君大藩名族爵

高祿厚凡遊燕玩好聲伎之樂宜莫不得而顧於文
學獨篤好焉豈非不以物欲累其心者邪祇役之間
居宅湫隘僮僕喧雜加以職事鞅掌不暇而猶且以
其餘力講求聖賢之道商榷古今治亂成敗之迹豈
非自強不息者邪然世或有銳于始而惰于終脩于
前而壞于後者是則雖賢者不可不自警也况乎君
一藩士庶所具瞻苟能成其德而無缺焉則一藩皆
將感興而進於學矣其所係不亦大哉故余為之記
使君朝夕觀省而益加勉焉

聖賢之學因揭其室曰靜修蓋取諸葛武侯之語云
夫武侯輔先主於流離艱難之間西取巴蜀東連吳
會北向而爭天下其忠誠義烈貫金石徹宇宙故曹
操之姦狡司馬懿之桀黠猶且逡巡聘貽而不肯進
此豈無所得焉而能然乎哉武侯之言曰君子靜以
修身旨哉斯言孰謂武侯而未聞道邪今夫水濤乎
其靜也澄泓瑩徹可以鑑眉髮而燭秋毫焉及風起
波湧蕩汨而澎湃也雖山岳之大不能辨其形為人
心亦何以異此常人之心膠膠擾擾為外物所誘未
嘗有寧靜之時故變色於蜥蜴失聲於破釜惟有道

之士其心湛然虛靜不拘牽於外物故泰山崩于前
而目不瞬迅雷震于上而色不變百萬之兵矢石如
雨刀戟戛戛相接而神氣閒雅不異平時勝敗存亡
之理進退屈伸之機灼如觀火而應之有餘裕嗚呼
此武侯之所以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而群雄莫能相
抗也歟今士一取以命其齋是能以古人自期而於
學知所擇焉可謂超軼乎流俗之上而不惑者矣因
復申言之曰人心本靜動之使亂者欲也君子遏欲
以循理居靜而制動放之則彌于六合卷之則退藏
于密微乎微乎鬼神不能闚其際而況於人乎此孔

孟之所傳武侯之所述周程之所發揮尤為聖學之
要士一果能有得焉則天下之事安往而不可為豈
獨刀劍也哉

行宜堂記

桐原鳳卿命所居曰行宜求予一言記之予局然笑曰甚矣鳳卿之迂也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齊王好竽客以鼓瑟干之瑟雖善如王之不好何今之所謂醫者爲其肩羔其膝滑稽便佞如脂如韋然後得厚利焉而鳳卿乃取韓子原道之語以自命何也韓子曰行而宜之之謂義夫義之與利如薰蕕播冰炭之相反鳳卿顧欲以此得厚利於一時不幾宋人之章甫齊客之鼓瑟乎甚矣鳳卿之迂也雖然鳳卿誠能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不以今

之醫自居而以古名醫自期其治疾也必盡心思焉
不以貴賤而間也其用藥劑也必擇精良焉不以貧
富而殊也有暇即講究醫經弗闕先哲之聞與不措
也凡其所行莫不成宜鳳卿即岐山^{醫林}之瑞禽矣不鳴
則已鳴必驚人聲光震耀一世戶外之屨恒滿利孰
大焉故曰義者義之和也然則鳳卿達也非迂也古
之醫也非今之醫也吾將刮目而視之

曰書云鳳卿之玉也宋人寶章甫而鳳卿步人懷
臥鳳卿命而曰計宜求一言以之

計宜堂

五鬣松記

松之為樹戴記稱其不易魯論歎其後凋固植物之
傑出者而五鬣者又為松中之冠冕矣但其枝葉不
易茂根幹不易長率皆不過八九尺獨高松藩深井
君庭中所有虬幹森挺龍髯奮張其高者殆四丈其
盤擎于左右者亦不下二丈意當與韓宣子所譽嘉
樹者相儷焉蓋五之為位在河圖洛書之中而合參
天兩地之數具陰陽冲和之德者也故天下之俊偉
純粹精妙者必具此數姑舉一二而言之天有五星
地有五行食有五穀色有五彩而人有五常五倫其

他若五經五禮五音五兵之類莫不具此數此乃天地自然之數非人之以智力而布置之者也今夫五鬣松一植物耳而適與此數合其無乃鍾天地冲和純剛之氣而生焉歟是故歷歲月而不改柯經冰雪而不易色而枝葉之美盛蒼翠之光潤尤為十八公之冠冕宜乎君之愛賞而不惜也然君子之愛物豈徒香色姿態云乎哉彼屈原之蘭子猷之竹淵明之菊與夫周子之蓮和靖之梅皆有微意存焉今君之於松徜徉盤桓于其側輒將曰吾稟五行以為質受五常以為性食五穀被五色而處于五倫之間苟不

盡其道則雖魁乎為人獨不愧于茲松乎斯夕以此自反求所以盡其道者而行之則茲松也實君之益友而松亦得以傳芳名於無窮比召伯之甘棠其為光榮奚翅秦皇五大夫之封而已哉予雖未能締交於君而其心則忖度之矣因為之記以勸韓宣子之

輦云

有備館記

繫長州與朝鮮女直對為海西要鎮賢主代興隆文
宗武忠厚禮義之風藹如也先是泰桓公始建學於
國曰明倫館厥制寔備茅江府之鄉未有學更番諸
士無所肄習今侯立五年為天保辛丑是歲十二月
新建學於鄉其制雖不如國學之壯闊而講堂翼然
射圃馬埒刀槍之榭皆在其傍更番者皆得肄習然
後學校大備焉祭酒培齋林先生取孔子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之語署其匾曰有備館而信奉命為記曰
三代之盛文武合為一塗其建學造士也導之以道

德教之以詩書禮樂凡所以正心脩身經理天下國家者固已為精詳而車馬弓矢之事出兵授捷獻馘之法亦莫不於是焉而講明之故學者皆修仁義忠孝之道習禮樂射御之術才與德俱進文武惟其所用天下無事則可舉以當公卿百執事之選而隆泰平之化有事則援桴鼓持干戈仗義敵愾以致斬獲之功此豈非董陶漸摩之功一至於此耶蓋不學文則無以明倫理達政教不講武則無以捍封疆討寇賊二者相須而濟義焉此三代聖人所以建學而育人材之本意也雖皇朝之制亦然信不敢旁求止

以侯家言之遠祖江帥公與管原氏世掌文教而兼通韜畧源義家師之大著勲閔於東陲覺阿公有文武長才相源右將霸天下洞春公神智雄畧戡定十餘州而軍旅之間聘諸儒聽講繇此觀之文武一塗乃祖宗之舊章抑皇朝之大典詎可不察其所自而欽崇之邪後世文武析而為治文學者不達戎務其弊也弱講武事者懵於經術其弊也暴此天下之公患也今侯誕繼先烈建學於邸其意將俾多士益竭力於文武上以藩屏幕府下以撫綏黔黎而外則禦蠻夷侵擾之患可謂盛矣聞其風者孰敢不感起矧

於忠厚禮義之俗尤當顯之為相率以趨之也雖然
立教之本自人主始漢明帝起大學建辟雍宗戚子
弟莫不受學教亦至矣而先儒胡氏以為未知所以
教何則其本有未盡也今侯恭儉慎德勵精圖治巍
然以身為一藩之表而群臣多奇才異能篤志力學
之士苟率之以漸摩之以歲月則必有雄駿英偉傑
出于一世者排肩而興使天下之人曰文足以明倫
理經家國而無輟弱之弊武足以捍封疆討寇賊而
無暴悍之弊惟長州為然豈不更盛矣哉信以文學
出入門庭講經於館中有餘采焉故不敢以謏陋辭

謹為之記以諭多士庶乎其有以自勗焉而不負今
侯之盛意也



110X
329
16